



娘

文/王拴紧

她是富家女，嫁到财主家，是因门当户对。她比丈夫大3岁，男方信奉“女大三抱金砖”。在那不裹脚没人娶的年代，她长着一双大脚，走起路来风风火火。她一嫁到王家，新娘就成了“娘”。

她嫁到王家不久，家庭出现了变故，公爹被镇压了。她所嫁的王家，公爹娶了两个老婆，就是说她有两个婆婆。她的男人是大婆婆所生，取名梦尧。二婆婆也生有一个男孩，取名梦舜，刚两岁。二婆婆因新的法律不允许一夫多妻而改嫁他乡，梦舜的抚养任务就落在了他们身上。不久，大婆婆生下第二个男孩，取名梦禹。天有不测，大婆婆因产后风不治身亡。就这样，她一结婚就有了两个“儿子”。

两岁的梦舜，白天黑夜哭着找娘，可他哪里知道他娘已经改嫁到了很远的地方。看到弟弟想娘的样子，她常常流出同情的泪水。但也只好一边轻轻拍着他，一边哼着自编的儿歌哄他入睡。

但最令她头痛的是刚出生的梦禹，面对这个新生儿，她手足无措。她还是个大姑娘啊，哪有什么育儿的经验？但她没有畏缩，主动向街坊邻居求教，掌握方法。新生儿没有奶喝怎么能行？还不熟悉村庄情况的她，白天抱着梦禹挨门挨户找月子婆娘寻奶吃。漫长的夜晚更难熬，一个晚上不知道要起来多少次给梦禹喂小米汤。最愁人的是夏天的雨夜，他们居住的茅草屋草苫很薄，加上鸡子不断飞上去抓挠，常常是外面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。每逢雨夜，他们就一人抱一个，躲到不漏雨的地方挨到天亮。

世上的事情最能显功的就是育儿了。经过她的悉心照顾，梦舜一天天长大，梦禹也会说话了，含糊不清地叫了她一声“娘”。她听了没有应声，而是喜极而泣，轻轻又深情地告诉梦禹：“我不是你娘，我是你嫂子。”

两个孩子上小学时，有一天向她哭诉，说人家说他们是没娘的孩子。她一手拉着一个找到人家，郑重地向人家说：“谁说他们没娘，我就是他们的娘。”

虽然梦舜、梦禹健康成长，但她高兴不起来。她已经结婚10年了，还没有自己的孩子。不知道老天作弄她，还是什么原因，她生的4个孩子都夭折了。直到1958年，她冒着严重浮肿病的风险，生下了第五个孩子。饱读诗书的她，为了让这个孩子存活下来，给孩子取了个非常土的名字——拴紧。她觉得，名字越土越好养活。

后来，她又生了一儿一女，加上梦舜、梦禹，她一手养大了5个孩子，付出的艰辛与心血难以用语言表述。可她和相相处的50年里，从来没有叫过苦、喊过累。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勤劳、善良、坚贞不屈。她常给我说：不管什么时候，都要善待他人、善待自己，好好活着。

她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，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！她，是我的亲娘。

西平笔记(二题)

文/奚家坤

石佛堂

明朝时期，西平五沟营张湾出了两个名人，一个叫张文佐，一个叫张贵。一个为人忠厚，文采飞扬；一个为人精明，善于经营。据西平旧志记载，张文佐，字良弼，五沟营张湾人，渊子，明成化七年辛卯科举人，二十年甲辰科进士。历任山西平阳府知府、浙江粮储道、山东布政司左参政。张文佐为官公正，两袖清风，颇得百姓好评。张贵，生平不详，民间传说他是一粮商，原为张文佐同窗，科举落选后外出经商，因善于经营，集有万贯家产。

明嘉靖年间，张贵在山西泽州经商已经二十多年，集下了万贯家产。同行是冤家，张贵在生意圈中名声颇佳，却是少数同行的仇人，同行多次设计陷害，均被张贵识破。一来二去，张贵便萌生了急流勇退的想法。主意一定，张贵便悄悄变卖家产，换成真金白银便于携带。攒下这万贯家产不容易，要想将这万贯家产顺利地带回西平更不容易。正在这时，张贵听说在山西做官的同

乡张文佐任期届满即将还乡省亲，于是，便给张文佐写了一封信。在信中，张贵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经商发了财，当初经商时曾在佛祖前许下宏愿，为了还愿，要带五尊大佛、十八个罗汉回家建庙供奉，听说平阳的石雕好，请张大人代为定制，随信附有石佛的规格尺寸。张文佐本是张贵的好友和同乡，见又是善事，为不耽误行程，便即刻安排家人张罗此事。这件事不知如何竟传了出去，并越说越玄。张文佐是个清官，秉公执法，所以树敌较多。他的政敌听说他要带石佛还乡，喜出望外，一致认定传言属实——他是在玩障眼法，利用石佛偷运赃银，于是联名弹劾。皇上接到奏章，犹豫不决。张文佐是个清官，名声颇佳，可是弹劾者言之凿凿，无奈，只好派锦衣卫暗中调查。石佛刻好，张文佐携佛省亲还乡，谁知刚出自己的辖地，便受到锦衣卫的盘查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张文佐虽气得够呛，但也无话可说。锦衣卫搜来查去，一无所获，尴尬地回去复命。且说晋豫两省

的土匪听说张大人要带佛携宝返乡，早在沿途布下眼线，做好了多处伏击的准备。一日，忽然一眼线来报，说张大人的石佛叫锦衣卫查获，匪首痛心疾首，后悔没有提前下手，煮熟的鸭子飞了。后又有眼线来报，说消息有误，张大人的石佛里根本没有珍宝，锦衣卫一无所获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多数土匪一哄而散，独一匪首不信，化装成商人潜入驿站，趁天黑查看，果然在石佛上找到了暗格，伸手一摸，竟空无一物。到了泽州张贵和张文佐会合，两家人取道河南沁阳一同返回西平。

回到张庄后，张贵在庄东购了一块地，修了一座佛堂，把石雕的五佛十八罗汉放到庙里，虔诚供奉，成了吃斋念佛的信士。以后，四方百姓年年去那里烧香上供。张庄的名字也变成了石佛堂。

张文佐始终不知道自己帮张贵携带财宝的秘密。张贵临终时告诉家人，石佛携宝的消息是他暗中派人散布的，此时，张文佐已病逝多年。

戏痴

旧时，西平吕店乡靠近官道，从驻马店到漯河，从西平到舞阳吕店街居中，南来北往的人赶到此处正是吃饭休息的时候。流动人口多，逐渐就形成了集市，有了集市，来的人就更多。那时，乡下没有娱乐项目，碰上起戏和唱大鼓书的宛如过年，许多人常常跑几十里来听戏。吕店适逢交通要道，常有戏班子走动，耳濡目染，吕店人大多会唱几句。

吕店常寺村有一个戏痴，爱唱曲子戏。他本是个文盲，但记忆力奇佳，且有乐感，再难唱的戏他听过几次，就能有板有眼地唱一段。乡人见面，听他唱戏，便夸他唱得好，其实乡人并不是真夸，不过应个礼节，偏他实性，以为是真，就问和戏班子里的角比如何，乡人笑着说，差不多，就差那么一小点。就为了赶上这差不多的一小点，他除了吃饭睡觉不唱，干什么都唱，久而久之，就有些神叨，说起话来也用曲子腔。乡人当面喊他戏迷，背地里叫他神经，后来，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。

有一次，有一个确山人往舞阳去，迷了路，走到常寺问路，看见戏痴在菜园浇水，问他，掌柜的，往舞阳走哪？他抬头看看，没理睬问路人。这时，

旁边过来一个老太太说，跟他说话得用曲子调，不然他就不理你。凑巧，这个过路人正是唱曲子的，开口唱洋调：掌柜的往舞阳走那条路？戏痴随口接唱：庄西头往北拐一直往西。戏痴唱完用手一指，丢掉了辘轳桶，“扑通”一声辘轳把他打到井里去了，来了好多人打

捞。戏痴的闺女听说跑来，跪在井台连喊数声，没人应，有乡人说唱几句试试。戏痴的闺女连忙哭唱起来：哭一声老爹爹，死哩太苦。这年天旱，井水不深，戏痴听见闺女在井口哭唱，忙接唱：小女儿莫担心，爹有惊无忧。

乡人皆叹息摇头。



张爱武/绘